

国外藏学研究集刊

主编 王启龙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辑

主 编

王启龙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

编 委

安才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格 勒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 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沈卫荣 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谢继胜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Alexander Zorin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Andrei Bazarov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藏学研究所

Iwao Kazushi 日本龙谷大学文学部

Petra Maurer 德国拜仁慕尼黑学院

助理主编

石岩刚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

编辑缘起

自唐代来,汉文文献关于西藏历史、地理、宗教等记载异常丰富,或为官修正史、或为私人著述,不一而足。同样,遗留到今天的藏文典籍、史料等,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仅次于汉文文献。汉藏历史文献之丰富、汉藏史学传统之绵延与繁荣,使得藏学起自唐代,而绵延于后世历朝历代而不绝。从这个层面来说,藏学实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固有学科。

及至现代早期,西人东来,或传教、或探险、或经商、或搜集情报,络绎不绝,中国西藏终被纳入全球历史之互动中来。由此西人关于西藏的认识,不再局限于“食金蚁”之类的浪漫想象。他们开始深入到中国西藏本土,学习藏文、藏语,编写字典、词典,有了最早一批相对真实的关于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的知识。这其中要数匈牙利人杜·乔玛(Alexander Cosma de Körös,1790-1842)为其佼佼者之一。由其所编纂之《藏英词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 and English*, 1834)、《梵藏英佛教词汇》(*Sanskrit Tibetan English Vocabulary: Being an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havyutpatti*, 1835)、《藏文文法》(*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1834)等及其相关著述,被视为西方藏学的发端。

藏学虽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固有学科,但清之前,汉文关于西藏的官私史书多为一种“应需而兴”的在与藏族交往中出于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对西藏知识的记载和论说。进入清季之后,随着康熙朝中央政府在西北和西藏的用兵,以及稍后具体治理西藏地方的需要,涉及西藏的官私记述,才逐渐丰富和系统起来。清末直至民国时期,面对国土沦丧、主权危机,在众多有志之士中方出现了研治西藏学问的惊醒和自觉。这种惊醒和自觉多为面对列强环伺等诸种情景之下的救亡图存,或可称之为“困而学之”的藏学研究。虽则其仍难以归为现代意义上的藏学研究,但作为此后藏学研究推进的阶梯,其作用不容忽视。

现代意义的藏学,即在现代学科划分之下,运用各学科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等内容,在中国甫一出现,就伴随着与国外藏学的交流和对其的借鉴。东

西方现代意义的藏学,虽然出现时间上有早晚之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东西方交流的增加和便捷,两者之间的互动与日俱增。

对于国内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藏学与西方藏学的交流,乃始于到西方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居功至伟的即是有着“中国藏学之父”之称的于道泉先生(1901—1992)。而集其大成,并将介绍西方藏学为主的中西藏学交流一变而为中西藏学之间的平等交流,不但将国外藏学研究引进来,也将国内藏学研究介绍出去的乃是中国藏学大家之一的王尧先生(1928—2016)。其功绩一为领衔译西人研究成果,以多卷本《国外藏学译文集》为其体现;二为参与西方藏学大会,发出中国藏学家声音,并多年身体力行讲学于欧美,同时推荐、介绍国内青年学子求学海外,真正地参与到世界藏学研究中去。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正是在继承和发扬王尧先生所身体力行的加强中西方藏学交流的心愿之下,于2015年正式成立。中心致力于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交流互动,以期裨益于国内藏学研究的推进和繁荣。“交流”不言而喻的内涵之一是双方地位之平等,其先决条件,是提高和促进国内藏学研究这一前提,唯有国内藏学研究得到提高,与国外藏学研究的交流方能以平等的姿态出现。这并非妄自菲薄,实在是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在国外已经传承迁延一百多年,从方法乃至研究广度和深度上来说,均较之国内更为先进。

由此缘起,我们筹备出版《国外藏学研究集刊》,集刊的名字表明我们对国外藏学的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但并不表明我们仅仅局限于刊发有关国外藏学的研究成果,而是同样致力于推介中国学者最新的藏学研究成果。并欲以此种形式来沟通内外,促进国内藏学研究。

我们衷心欢迎国内外关心和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推动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目 录

编辑缘起·····	(1)
纪念王尧先生·····	(1)
王尧先生及其藏学人生·····	王启龙 (3)
引领我进入藏学殿堂的王尧先生·····	沈卫荣 (12)
我记忆中的王尧老师·····	谢继胜 (16)
怀念恩师王尧先生·····	熊文彬 (22)
追思王尧先生·····	乌云毕力格 (29)
从此无人唤我赵国人——回忆与王尧先生的交往·····	石岩刚 (32)
国外藏学·····	(37)
七十年来之西藏问题(一) ·····	孙作朋 原著 王启龙、杨黎浩 校订 (39)
藏文文本的生成与西藏历史叙事的创建·····	沈卫荣 侯浩然 (69)
当代美国藏学研究评论——以洛培兹为例·····	杜永彬 (86)
法国探险家弥皋对于康藏地区的科学考察·····	耿 昇 (107)
藏学新论·····	(119)
金城公主与“七七斋”习俗传入西藏 ·····	赵晓星 (121)
Cog ro 源流考：以庄浪地名沿革与吐蕃属卢氏家族史考证为中心·····	魏 文 (131)
论宋代河湟地区的佛教·····	张虽旺 (146)
唃廝囉主政时期河湟吐蕃与西夏关系考述·····	魏玉贵(才让扎西) (167)
谦逊的供养人与菩萨王者——16至19世纪内陆亚洲藏传佛教绘画俗家 信众画像研究·····	沙怡然(Isabelle Charleux) 著 郭丽平 译 (179)
《汉藏史集》中的汉藏关系史料辑考 ·····	阴海燕 (203)
《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写绘风格探析 ·····	闫 雪 (220)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满文碑文补证 ·····	石岩刚 (228)

噶玛噶举黑帽四世若贝多杰与他的巨幅唐卡·····	谢光典 (231)
论宗教文化的相对单一性对藏族的心理影响(上) ·····	王启龙 向龙飞 (238)
西藏文化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格 勒 (260)
 国外藏学译萃·····	(269)
早期藏传佛教文献与艺术中的兜率天情节 ····· 克里斯蒂安·卢恰尼茨(Christian Luczanits) 著 廖旻 译	(271)
玄奘时期中国及柬埔寨的密教传播者——那提·····	林藜光 著 李雨璇 译 (305)
吐蕃时期“苯”作为宗教存在的早期证据 ····· 桑木旦·噶尔梅(Samten G. Karmay) 著 曾丽容 译	(318)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古藏文写卷中的一件密教仪轨文献 ····· 亚历山大·佐林(Alexander Zorin) 著 操林英 译	(331)
 王尧先生论著目录·····	任小波 初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更新 (344)
 作者名录·····	(359)

纪念王尧先生

王尧先生及其藏学人生

王启龙

喜马拉雅巍峨壮丽,青藏高原雄浑高洁。孕育于喜马拉雅之巅、青藏高原山川河谷的古老而璀璨的藏族文明,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多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历来令全人类向往,令国际学术界着迷。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也是今天藏学作为一门无可争议的国际显学受到全世界重视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旧中国,中国人自己对这门学问的研究,一直是气喘吁吁地跟在别人的后面走。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批中国学者在大时代的助推下,终于让国际学术界听到了别样的声音。而改革开放后率先在国际学术界发出声音的中国藏学家,当属王尧教授。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藏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人才培养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而目前看来,王尧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恰恰是最大的。先生的编内弟子屈指可数,编外弟子则难以计数;然而无论编内还是编外,弟子们无不以作为先生的学生而自豪。用当今的一个俗称来说,先生绝对是“成功人士”。为什么呢?作为先生的弟子之一,我个人的看法是:先生不但教书,而且育人。教书方面,他严谨而博学;育人方面,他以高尚的人格标准和人生实践垂范后人。

王尧先生1928年生于江苏涟水,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系。生前曾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藏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德国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专刊编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院校兼职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2015年12月1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12月23日上午,京城各界数百人冒着严寒到北京八宝山送了先生最后一程。其中有年逾八旬的同道老友,有青涩稚嫩青年学子,有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此外,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温家宝来电慰问或送花圈,现任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和全国政协王正伟副主席等均送了花圈,以示吊唁。可见先生影响力之一斑,以及中国政府对先生的重视。

先生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和无限的怀念。我们怀念先生,最有价值的

莫过于认真总结、学习和继承他优秀的精神遗产。我谨撰此文,简要回顾一下先生的学术与人生,以此寄托对先生的怀念,也以此激励后来者沿着先生的足迹继续往前走下去,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增添新的光彩。

一、生活中的王尧

作为一位著名学者,王尧先生在生活中并不是完美的,但却是最真实的。他的不完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的依赖性,不过上苍把慈祥温柔的师母——薛纫蘅女士带到了他的身边,她陪伴了他一生,对他的生活起居照顾备至,使得先生无论岁月如何,依旧过着心有所安、温暖平静的日子,这为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而王尧先生对家人的关爱和顾念,那可谓“满满的真情,就是说不出”!在我们看来,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学者,而且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他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他把自己的孩子们都送到了欧洲深造,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先生有个孙女,是次子的女儿,生日与我的孩子只差一天。20世纪90年代我和我爱人邓小咏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时,先生的孙女与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幼儿园。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只要先生在国内,他都会骑着或者推着那辆老式的永久牌28寸自行车接送孙女上下幼儿园。有时候,我们也会代劳,由我带着先生的孙女,邓小咏带着王超万里,两个孩子一起上下幼儿园。当然,我们不知有多少次在先生家蹭饭,“祖孙三代”围着一张桌子一起吃饭,可谓其乐融融。师母薛老师做饭,那可是好厨艺,至今想来,仿佛还能闻到饭桌上那香喷喷的味道!

师母去世后,王尧先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依托,其悲恸之情令人动容。每当我们逢年过节去拜访先生时,他总要提起师母,老泪纵横,伤心欲绝,让人心痛。

先生从来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动荡的受尽凌辱的“文革”岁月里,也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从来没有放弃过神圣的学术事业。据先生回忆说,在“文革”劳动锻炼的时日里,他一直忙里偷闲,偷偷带上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藏文典籍在玉米地里阅读、琢磨、钻研,等到春暖花开、改革开放之后,先生能够脱颖而出是有缘由的。

先生是个正直的人,在是非曲直面前态度分明,绝不会曲意逢迎。对此我们可以从先生去世后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发来的唁电内容中看出些许端倪:

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闻良师益友王尧教授不幸仙游，万分悲痛！“五七”之后，首次回母校，拜访恩师于道泉教授、挚友王尧教授。是他不顾政治影响，向我介绍国内外研究西夏的学者和著作。遵嘱，我首先沿着党项北徙路线赴甘肃、青海、四川调查西夏遗民，借阅中、俄、日、法等国西夏文献资料。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他一直关心、支持、帮助着我，当我荣获东方学儒莲奖后，受到诬陷时，他义愤填膺，仗义执言，抱病为我写了证明材料。他尊敬老师，奖掖后学，孜孜矻矻，勤奋好学，在藏学教学、研究、培养人才领域堪称楷模。他的去世，是我国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一位国内外难得的宗师。

谨请王启龙教授转告家属节哀！

李范文于银川

2015年12月21日

对待学生，王尧先生可谓如慈父般温暖。记得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时，先生不但关注我们的学业，对我们的生活也关心备至。当时我和妻子邓小咏都在读研究生，我们的孩子也就上民族大学幼儿园。时间久了，我们一家三口和先生、师母及其孙女就好像一家人。先生的小孙女不懂事，有时候也跟着我们的孩子叫邓小咏妈妈，我们的孩子也一直管先生和师母为爷爷、奶奶。孩子嘴馋了，会想起奶奶做的肉丸子。奶奶当然也不会忘记她的“编外”孙子，时不时会从家属院手捧着饭盒，来到研究生宿舍12号楼343房间，饭盒里自然是热腾腾的美味佳肴。有一次，薛师母做好扁豆肉丸，用毛巾包裹若干层，迎着冬日寒风送到12号楼，说孩子长身体需要营养，令我们感动不已……

时隔多年之后，我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受命到西藏大学担任副校长工作期间，好些个不知就里的朋友们常常会问我：“老父亲身体好吗？”我答曰：“很好，没什么毛病。”又问：“那他最近在国内吗？”我一愣：“在啊！”（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干部，跟老师王先生同年。）接着又问：“那他最近写什么东西了？有新出版的著作吗？”——这下我明白了，他们把王尧先生当成了我的父亲。的确，有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常会有这样的误解。我会解释说，王尧先生是我的老师。但是，我的心里会说：先生与我，不是父子，但情同父子！

实际上，先生和师母把我们这些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对于学生的困难和痛苦，先生会难受，若有办法，他会倾情相助；而当学生取得一点成绩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先生生前最开心的事之一，莫过于2014年他的两位弟子，即沈卫荣教授和我同时入

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先生言谈中可以体察到他内心的喜悦之情。

以上仅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的点滴感受。我相信我的同门师兄姐妹们,在与先生的交往中,同样会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师者王尧

先生于我们这些学生,恩重如山;而我们对先生的回报,滴水而已。对此,我谨以自己为例说说心里话。

没有先生的精心培养,我在学术上不会有今天的进步。学术界都知道,先生培养学生,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藏语文能力。在读博士期间,跟先生以往的研究生一样,我们最初是用较短的时间突击学习《藏文拼音教材》,当时教我们的是才旺拉姆老师。拼音教材学完之后,先生直接带着我们读藏族文学作品,藏文本的《米拉日巴传》,逐字逐句阅读,逐字逐句讲解,一边欣赏和领略这部伟大的藏族文学经典,一边理解字里行间的藏语文文法和词汇问题。久而久之,在先生热情洋溢的讲解中,我们这些学生在“稀里糊涂”中也开始对藏文有了一个感性的、鲜活的认识。先生认为,从事民族研究必须认真学习民族语言,藏文是通向藏学殿堂的钥匙,不懂藏文谈何藏学研究!当然,直到今天,我也始终认为自己只能借助藏文辞典勉强阅读和运用藏文史料从事藏学研究,而绝不敢妄言“精通藏文”,因为我连汉文都还没有“精通”呢!

因为本人是学习语言出身,后来又在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足下学习语言学,对语言及语言学有着跟别人不完全相同的理解。这大大有助于我在处理语言材料时的技巧性与准确度。对此先生比较满意。为了让我能够尽快对敦煌文献有所了解,他把陈践教授和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等师兄读书期间摘抄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解题目录,当时是半成品的一大堆材料交给我,要我从头整理、誊写,并搜集国内外关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著述成果等学术信息与资料,编撰成完整的可以出版的解题目录。后来这部书几经周折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题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我虽然署名为协编,但我自认为占了个大便宜。这对我现在重新整理和研究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可是受益匪浅!

除了藏文之外,先生要求学生阅读相关的汉文典籍。据说我过去的师兄们必须阅读二十四史中的相关内容,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非常高大上!先生对我的要求就低多了,因为我研究藏传佛教萨迦派,与之相关的《元史》我的确从头到尾读完了两遍,并认

真做了笔记。至于其他的史书我都是功利主义的读法,需要什么,阅读什么,说起来非常惭愧。后来我撰写《藏传佛教对元代政治的影响》《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等论文时,直接受益于过去阅读过《元史》的功底。

我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大约在1998—1999年间,由清华大学资助、张岂之先生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史丛书》面向全国征稿。我和先生以及邓小咏合著的《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列入丛书之一。该书的选题是先生同意的,篇章结构经过先生亲自审定,其中有好些内容是先生亲自修订和撰写的,可以说,此书的“idea”是先生的,我们只是具体操作而已。此书出版后反响很好,2006年曾经获得第四届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民族学)三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空缺)。先生为此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后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先生文集时,没有纳入此书,作为学生,我们心里其实很不好受。

我对于《青史》的重译,其动力也来源于先生当初给我们的讲课。先生讲课时提到,此书现有的郭和卿先生的译本由于完成时间仓促,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值得重新翻译。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利用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提供的经费支持,与还克加一起重新汉译此书的根本原因。我们以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铅印本为底本,并参照罗列赫的英文本,在对各相关版本内容进行补订和对勘的基础上,足本重译了《青史》。《青史》重译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完稿后于2010年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下,分上、下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新完整地出版。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难以言尽。直到最近几年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之后,先生对我本人,以及藏学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发展倾尽全力。就在先生去世前数月,他将家里剩下的书籍(此前已经捐赠给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大量书籍)悉数捐给了新成立的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并坚持要参加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正如先生所言,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我们有幸与先生在西安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快乐时光!先生所为其实蕴含着远大的学科发展布局,他考虑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有个衣食饭碗,他考虑的更是希望通过他的支持,薪火相传,让我们这些晚辈能够在祖国的西北大地将中国藏学发扬光大,希望中国藏学今后能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都建成若干能够为国家服务的藏学学术重镇!

上面我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众所周知,先生热爱学生,无论是编内编外,还是国内外,只要投其门下请教者,追随其学习藏文者,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提点,倾力扶持

和培养,国内外如今活跃在藏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中,“王门弟子”众多,其中有些是当年先生名下的硕士生或博士生,而更多的则是编外弟子,他们都或多或少曾经受惠于先生,受教于先生,都对先生充满了景仰和感激。

如果说评价一个大学问家、大学者的首要标准,是看他对学术研究的推进、看他的研究成果,那么另一个重要标准无疑就是他在人才培养上所做出的贡献。人生也有涯,个人的研究成果终究还是会囿于时空所限,而他所培养的人才,代际相传,实际上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其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正是通过人才培养,得以流芳百世。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王尧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藏学界的教育家,乃至中国藏学界“教授中的教授”。先生时或在私下聊天时幽默而不失自豪地说道“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意”“我最大的能力就是善于将别人的学生,教成我的学生”。诚如斯言,王尧先生亲自指导过的博士生人数虽然有限,然而今“王门”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国内外,他们均是因为王尧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品格,从海内外各地奔赴先生足下,求学问教,并以作为王尧先生的门生为荣。直至先生去世前不久,“老学生”与新学子们仍前往先生寓居的四季青敬老院探视、问学,不绝如缕。

作为师者,王尧先生对我等晚辈可谓用心良苦,作为先生的弟子、再传弟子,我等岂能懈怠?先生走了,我们必须以百倍的努力,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和繁荣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先生之培养,无愧于这个时代!

三、学者王尧

作为学者的王尧,是我们应该大书特书的。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光照后人。认真总结、分析、研究和继承先生的学术和精神遗产,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王尧先生对藏文化有洞彻的观察、系统的思考和通达的理解。在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结合田野工作和教学实践,撰写了十余部专著及百余篇论文,主编有多部藏学研究丛刊,在藏语的分期和方言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释译、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研究、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藏族民间文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将吐蕃时期三大藏文文献(敦煌写卷、简牍文字、金石铭刻)引入西藏古史研究,对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活跃在国际藏学舞台的中国学者,而且是连续参加第3届至第10届国际藏学会的享有国际声誉的藏学家。王尧先生并曾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荣誉奖。

王尧先生认为,藏语文是通向藏学研究殿堂的必备钥匙。这也是其业师于道泉先生对西藏研究者的一贯要求,而王尧先生本人突出的藏语、藏文能力不仅达到了于道泉先生的要求,也为后来培养年轻一代藏学家树立了榜样。王尧先生的藏学研究生涯始于对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的研习,并于早年(1956—1958)发表了《藏语的声调》《西藏谚语俗语选》《藏语数词中的垫音》以及《萨迦格言》(译文)等好些名篇佳作。

据王尧先生回忆^[1],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讨上,而吐蕃时期最可信的文献有三大类:(一)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二)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三)从新疆、青海等地地下发掘的简牍文字。其经典代表作当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陈践合作,1980、1992)^[2]、《吐蕃金石录》(1982)和《吐蕃简牍综录》(与陈践合作,1986),三者构成一套吐蕃文献丛书。与此同时,先生发表了《吐蕃文学学导论》一文,对古藏文的特点、文献情况等做了力所能及的较全面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在国内外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生把藏语发展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或称原始藏语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2.中古时期,或称吐蕃时期(公元7—10世纪);3.近古时期(10—13世纪);4.近代时期(13世纪西藏地方纳入元朝版图起,到19世纪末);5.现代时期(20世纪以来),算是一家之言。

在藏语研究方面,先生留下的文章不多,但均给学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1984年发表于《民族语文》的《藏语 mig(目)字古读考》认为代表最古老藏语特点的是嘉戎方言,其次是安多方言,再次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尤其是拉萨话)是发展最快、距离古代藏语最远的方言,然而它正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王尧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藏族历史、宗教、唐代史,敦煌学以及中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为这些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视角。

做藏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学术构架可说是不完整的。王尧先生不但得到贡嘎上师等的真传,而且长期在藏传佛教寺庙学习,在接受文

[1] 王尧:《我与藏学》,载《王尧藏学文集》第5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本文有关王尧先生的学术研究方面,主要参阅了此文。

[2] 据王先生说,此书的翻译曾参阅了马雍先生的法文译本。另外,在正式出版之前(1979年),在青海民族学院王青山先生推荐下,将先生抄在练习本上的藏文原文和汉文译文排印成册,供有关的同行参考。可以说这是本书的最早版本。

化教育的同时接受了宗教教育,以一个学者的特殊视角对藏传佛教有着特殊的体验和观察,与一般的藏传佛教学者应该是大有不同的。王尧先生后来教学生学习藏文时经常讲授《米拉日巴传》,与当年贡嘎上师领着他们诵读的藏族文学经典就是这本传记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央民族学院组织的前述两期藏文培训班中,王尧先生不仅是年轻的教员,而且是重要的组织者。为了丰富藏文研究班的学术活动内容,组织开设专题讲座,他曾经奉命分别邀请周叔迦先生讲授“中国佛教的十宗”,法尊法师讲授“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和“西藏佛教的后弘期”,高观如先生讲“佛教与中国文化”,喜饶嘉措大师讲“藏族的佛教信仰”,同时也请牙含章先生讲“无神论与宗教信仰——党的宗教政策”等等。这些讲座对他来说也是吸收营养的大好机会。而王尧先生与张克强(建木)先生(1917—1989)和东噶·洛桑赤列活佛(dung dkar blo bzang vphren leg, 1927—1997)亦师亦友般的合作共事,确实大大有助于王尧先生的佛学造诣的提升。一般来说,佛教研究论著都比较晦涩,难以读懂,而王尧先生的论著却语言简练、深入浅出,读起来让人觉得轻松愉悦、回味无穷。对此,只要去读读他的《吐蕃佛教述略》《西藏佛教文化十讲》等文章,以及《吐蕃文化》(1988)、《中华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卷》(2013)等论著便可知晓。

先生除去对古藏文,尤其是吐蕃金石、敦煌文书、简牍终其一生的持续关注之外,在藏传佛教、汉藏佛教典籍比较研究、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藏文修养,以及广阔的学术视野,王尧先生的相关论著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古今贯通,汉藏互证,立意大气,论证细腻,语言质朴典雅。读者诸君如果读过先生的《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1980)、《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1981)、《敦煌藏文写卷P. T. 986号〈尚书〉译文补证》(与陈践合作, 1982)、《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上、下,与陈践合作, 1982、1983)、《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1〈战国策〉藏文译文补证》(与陈践合作, 1983)、《从“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看古代哲学思想的交流》《吐蕃时期藏译汉籍名著及故事》《〈金瓶梅〉与明代喇嘛教》(1994)、《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2007)等数量众多的经典论文,就一定会有更加深切的感受。

先生从古今藏汉文史籍入手,对西藏的天文历法、阴阳五行、藏医藏药及游戏娱乐、汉藏佛教文化等都进行了详密的考证,认为这些内容均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实是汉藏文化交流绵亘千年而不辍的明证,汉藏文化之间早已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

如果说于道泉先生是中国现代藏学研究事业的开山者,那么师从于道泉先生的王尧先生则是继于先生之后的新中国藏学研究集大成者。这具体体现在两点:一、先生实质性地开拓了于道泉先生想做却未能完成的敦煌藏文文书研究;二、先生继承于道泉先生遗志,继续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真正懂藏语文的研究者。

最后,我们还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外藏学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王尧先生无疑居功至伟。他是“文革”之后最早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并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学者,连续参加了第3—10届国际藏学会,并参加第十五届(北京)、第二十届(温哥华)、第二十四届(弗吉尼亚)、第三十届(北京)国际汉藏语会议。王尧先生的国际影响,从其应邀海外讲学的丰富经历可见一斑^[1]。

王尧先生利用国际交流的机会,最早将国外藏研究的最新成果带到国内,并组织人翻译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早已享誉藏学界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以及新生代藏学家们译介的海外藏学著述,好些都是在王尧先生介绍、帮助,以及指导下促成翻译和出版的。它们为沉寂多年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气息,大大激发和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藏学的发展。在广泛持久的国际学术交流中,王尧先生与国际学术界很多名流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但自己走出去,而且还将一批青年学者引介到国外,同时不遗余力地邀请海外藏学家到中国访问和交流。凡此种种,对中国藏学的国际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尧先生无疑是藏学领域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新中国藏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他的努力使中国藏学诸多领域有了新的气象和拓展,比如吐蕃碑铭研究、敦煌藏文研究、藏传佛教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研究、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研究、唐代与吐蕃史研究,等等。先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不懈努力使“文革”十年造成的中国藏学界一扫沉闷的空气而充满了无限活力。他一方面将中国藏学推向世界,一方面不遗余力将国际藏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并运用到教学科研中,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学人,使中国藏学的国际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先生更是优秀的民族教育家,由于他的辛勤培育,造就了大批今天仍然活跃在国内外藏学界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

如是观之,先生此生当无憾而圆满。

[1] 王尧先生海外讲学的主要经历:1982—1983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1986—1987年,德国波恩大学客座教授;1987—198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日本佛教大学客座教授;1995—1996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客座教授;1996—1997年,美国西雅图大学客座教授,等等。